退

退陶自省錄

退陶先生自省錄卷之一

答南時甫 彥經

去春一書後欲嗣修問此間往來京師人率由金遷路未遇便風未果也伻來辱書兼兩詩承悉近況前日心恙正因憂患而作今歷時既久事往境新如何尚未快豁耶滉衰憊重病理宜日衰比前相從之時又不啻倍甚鬚髮種種神疲眼暗諸證迭侵頃者再蒙 恩召適添暑毒委頓不遑不得已再上辭狀懇乞鐫罷物情深非之謗議沸騰將獲大譴幸賴 天鑑矜察下

昔遇諭已替玉堂仍付僉知雖在野朝衛大非
分義此則無如之何 天涵微物得遂屛退與
作無窮細讀來喻知所患亦非偶然攝於義不
可忽皆滉素所身歷其說略具別紙應吉一室
事聞之怛然忍溺諸友皆無恙深荷見喩以寬
遐思但拙跡如此死者無以恤孤存者[illegible]
合爲可歎耳
心氣之患正緣察理未透而鑿空以[illegible]
心昧方而揠苗以助長不覺勞心極力之[illegible]
此此亦初學之通患雖晦翁先生初間亦不

無此患若旣知其如此能旋改之則無復爲患惟不能早知而速改其患遂成矣況平生病源皆在於此今則心患不至如前而他病已甚年老故耳如公青年盛氣苟亟改其初攝養有道何終苦之有又何他證之干乎大抵公前日爲學窮理太涉於幽深玄妙力行未免於矜持緊急強探助長病根已成遂復加之以禍患馴致深重豈不可慮哉其治藥之方公所自曉第一須先將世間窮通得失榮辱利害一切置之度外不以累於靈臺旣

辨得此心則所患蓋已五七分休歇矣如是而凡日用之間少酬酢節嗜慾虛閑恬愉以消遣至如圖書花草之玩溪山魚鳥之樂苟可以娛意適情者不厭其常接使心氣常在順境中無嘈亂以生嗔恚是為要法看書勿至勞心切忌多看但隨意而悅其味窮理須就日用平易明白處看破教熟優游涵泳於其所已知惟非著意非不著意之間照管勿忘積之之久自然融會而有得亢不可執捉制縛以取其速驗也見喩涵養體察吾家宗

旨天理人事本非二致善矣但悟之一字力
主言之此則葱嶺帶來頓超家法吾家宗旨
未聞有此然則向所謂強揠助長之患恐依
舊未免也滉於此病身親諳悉言之無疑其
攝養之道則於身尚未見效猥言殊愧但同
病相憐同患相救不得不云云願勿以人而
棄言則於公不能無補也晦菴書見成七冊
無窮事業都在其中但一味力不能趂而先
陰不留恨不從數十年前做此工夫願公以
滉爲戒毋以一恙故中年自癈以貽後悔也

盛詩古風意趣深長絶句不無可疑效顰寫
呈千里一笑士炯已入妙香公往蹤之以遂
壯遊之志堪羨堪羨自此益遠明春還後枉
顧固未卜苟無替問字幸甚詩云
與君不相見時序去堂堂幽憂各抱病寂
寞兩韜光所希在往躅所限曾迷方鮮牛
有餘地樞留斯自傷相思欲相勸關嶺阻
風霜鐵礴繫歸鴈悵望西雲蒼

右古風

聖言上達不言悟功在循循積久中既說

無爲便脫誤如何自說落禪空

右絶句

答南時甫

此學全籍朋友切磋之力吾鄉士友有志者多緣事故未能專心於此事殊闕警益塊坐山中日有鈍滯之憂每思前日洛中相從之樂而不可得正如來喻所云也但向來所講大率多墮於渺茫汗漫之域近讀晦菴書竊得親切意思方知其誤蓋此理洋洋於日用者只在作止語嘿之間彝倫應接之際平實明白細微曲折無

時無處無不然顯在目前而妙入無朕初學舍
此而遽從事於高深遠大欲徑捷而得之此个
實所不能而吾輩能之哉所以徒有推求尋覔
之勞而於行處莽莽然無可據之實矣延平曰
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旨哉言乎

答金伯榮可行惇叙交喪遷母墓合葬等

禮

並有喪所以先輕而後重者蓋葬是奪情之事
人子之所不忍也特不得已而爲之故先輕爾
若改葬則所謂奪情之義比於新葬者則似有

問矣前日問及時所以謂與並有喪之禮少異者此也蓋今日之事既與曾子問之意不同則疑可以不拘先輕之例也然此出於臆見正犯汰哉之誚爲未安其後歷考諸禮當喪而改墓合葬之禮並無據證而改墓一事古人皆以喪禮處之考於瓊山儀節可見今與其無據而創行臆見寧比類於並有喪之例而行之庶不乖禮意故繼而有先輕後重之云正所以救前言之失也第其日遂會病冗未盡其曲折耳惟在僉量

別紙

改葬之服既云親見尸柩不忍無服則於改葬母也獨無服而可忍乎此甚可疑雖然竊意人子於父母情非有間而聖人制禮則多爲父厭降於母者家無二尊之義最重故謹之也其意豈不以五服最輕者緦降緦無服今既以斬衰當緦則齊衰以下無服可當故只以素服行之耶觀瓊山儀節改葬服註惟云子爲父妻爲夫餘皆素服布巾而無爲母之文然則以意加服亦爲難矣但今當喪改葬當處以借喪之禮則

改葬時仍服斬衰正得不敢變服之義非如只改葬毋素服未安之意如是行之如何若曾擇之所問乃指諸父昆弟之喪哭奠所服之節與備要改葬禮自不同故朱子答云云不當與此合而為說也曾擇之所問見瓊山家禮

或曰大明會典孝慈錄服制父與母同服斬衰既服斬衰則改葬緦服豈不可同耶曰孝慈錄服制即瓊山禮所謂今制者多變先王之制殊不可曉未知中國人一遵此制與否吾用斬衰則緦服固當同之恐終有未合吉

制之議可

禮反葬云云遂修葬事又云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據此則先改葬畢但未實土以築曾子問竝有喪章下註張子曰先葬者父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祖云日迫故也復土謂實土也其明日治後葬今若如此則所諭奉新喪至墓所又詣遷墓所一節不爲患矣但改墓十日未必恰在後葬前一二日或相去日遠則未實土多經日亦爲難矣若緣此不得已在一日內則新喪柔窆露處不可無守留昆季一人奉守爲當蓋守喪次爲重此一人雖未往遷墓所想無不可

也葬早告廟時則與未窆時不同皆來告何如
前云告廟時素服亦出臚見葬時既不敢變服
至此而變服似爲未安但既不可不告又不可
以凶服不得已代墨衰之例素服行之庶得權
宜但喪冠絞帶不可入廟令子弟出主而以右
服奠告又子弟返主何如

奉祀題左之說從前已見家禮圖所題意謂與
大學傳序次如左者同例盖據自己向彼而分
左右耳更不置疑於其間頃在都下見一士人
嘗游慕齋門下者云慕齋謂左者指神主左旁

而言以慕齋公之說博其言必有所據心始疑之及今亦及小學圖（何氏註）見其所題正在神主左旁然後乃知慕齋公亦必據此而言也又得所論神道尊右一櫝內考右妣左而題奉祀於右爲未當之說（神主之右即人之左也）推究得亦精到恐當依小學圖爲善（後日又考大明會典奉祀書神主之右與家禮同乃更與書鳥川曰此是上圖當日見行之禮孔子亦曰吾從周請并此參考處之鳥川本從家禮書左）葬後合祭於古禮無考則所行節目皆難義起今既不能免俗而行之則當取其稍穩便者爲之位板今難磨而後難處不若紙榜今附櫝內

而後日葬之爲便或者之說宜可從也

儀禮將啓殯設奠具於廟門外及朝祖又云遷先奠從燭從柩從及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此疑夕奠從柩來仍奠於此故云奠設如初質明徹徹前奠乃奠既徹而此云乃奠此指廟門外奠具至是乃奠也古禮如此故文公家禮有設奠之禮文公意亦似指前奠隨柩來奠非別奠也而遷山則務簡旣以魂帛代柩并此禮去之凡朝祖所以象平時出告之禮前奠之隨柩來奠者奠所以依神無時可去故耳非爲朝祖設也故文公存之其別爲設奠則平時出告未必皆有酒食之事故

文公去之若瓊山并去二奠則無乃太簡乎儀
禮雖別設奠猶不奠於祖禰者死而辭去無取
於奠獻之義也亦無焚香再拜之文蓋靈柩辭
廟喪者不可代行也
儀禮朝祖正柩于兩楹間主人升自西階柩東
西面衆人東即位衆人必衆子也此非變服而入也蓋凶服
不可入廟諸他祭及他禮而言也若朝祖之時
柩尚入廟何凶服之不可入耶
虞祭偶同則異日而祭若同日合葬則虞不必
異日所疑正然且夫婦一體虞祭偶同同日而

祭似不害義但所謂先重後輕未必皆非合祭之
也然猶必云異祭此必有深意不敢强爲之說
然與其徑直而行恐不若從禮文之言如何
稱某朔似當以月建然嘗考之古文實皆指朔
日之支干盖古人重朔朔差則日皆差故必表
出而言之耳
孤哀之稱出於後世故古禮只稱孤子然文公
嘗云循俗稱不妨則并哀字稱之無所害矣等
字不當書之獨稱主人此乃尊祖敬宗之義衆
子亦不敢參稱也

虞祭漸用吉禮文稍備著絹巾似當而禮文無據故今人不用蓋絹巾亦出於後世故禮文不載耶未可知也但又有一事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又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云云此言既葬而有事故未得虞（即下報虞也）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免者去冠而以布繞髻者也比於冠則免乃哀飾也虞卒哭乃去冠而用免者喪事主哀故雖漸吉而反用哀飾也以此言之虞不用絹巾似無妨也

答鄭子中 惟一

夫士之所病無立志耳苟志之誠篤何患於學之不至而道之難聞耶雖然以公如是之志願而不得夫一世有道之君子以親依之顧乃過自貶損以有叩於如滉悾悾之人豈非公爲不幸而滉爲愧懼之甚耶向者於公固有一二往復之言今來諭則非但講疑所云大非其宜古人之執禮愈恭者莫當其可而卒能有成所以爲者亦然其爲愈恭豈不適足爲笑囮耶況無實盜名古者比之穿窬滉所以尤不欲得此於

梁楚之間也雖然公云不懼世譏若只是朋友講學之名則渠亦安能盡避乎故縱前犯笑侮論學亦不爲少請公去他名而講所疑其亦可乎

答鄭子中

春盡不得聞問僧來辱教承悉近況所云承家靜盡不免又爲所累因此省悟思所以易改者甚善然於愚意猶有所未盡也蓋嘗聞之古人所以爲學者必本於孝悌忠信以次而及於天下萬事盡性至命之極蓋其大體無所不包而

其最先最急者尤在於家庭唯諾之際故曰今
之而道生今以幹蠱之故至妨於爲學之功無
乃與古所云者有異乎然則其所以承幹者得
無緩於義理而急於營爲故馴至於此耶請無
改其名而改其所從事之實自承順權奉之餘
一切唯盡義理之所在則其向所營爲者未必
不在其中矣如其節目之詳具在方冊在審擇
而力行之如何耳所可懼者今之所謂頓感者
不能保於後日如先正所戒野火燒不盡春風
吹又生耳濕病患如前讀書躬行皆不能十分

用工又無朋友切磋之益時復思之懔惕靡容朱子書今欲寫畢每一人寫來隨將元本校正病中頗費心力然因此不無見到親切處真覺聖賢不我欺也而難形於紙墨以告人又未知天假幾年於此做得晩境工夫也心爲太極即所謂人極者也此理無物我無内外無分段無方體方其靜也渾然全具是爲一本固無在心在物之分及其動而應事接物事事物物之理即吾心本具之理但心爲主宰各隨其則而應之豈待自吾心推出而後爲事物之理比溪在

朱門最精於窮理豈不知此而云哉但於此下
一出字似微有如來諭所疑之嫌乃語言小疵
善讀者以意逆志自無所礙恐不當云自在心
者片片分來也且來喻在心在事只是一理者
得矣但又云所謂一本者指理之總腦處非指
在心者夫既曰只是一理則理之總腦不在於
心更當何在但須知在心在物本無二致處分
明透徹然後始為真知苟為不然謾曰只一理
則恐於一本萬殊處猶有所未瑩也此滉前日
每云理字難知者此也如何如何通書間者求

於明篤其實而藝者書及朱子體有偏正之論皆已得之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彼此二字果爲可疑鄙意幾者動之微感物而動故於幾言彼誠者理之實自內而發故於誠言此耳有善不及是設問其下當有如之何等辭而今無之此濂溪立語太簡處然此自吾東人以辭吐讀之故爲難爾若如漢人旣無辭吐之拘則但白有善不及即係以曰以下之文有何不可乎動靜首篇次節但以形而上下者分言有方體者有滯超形器者莫測之意今以分之一定命之流

行言之恐未安熟玩註解說可見凡此皆以臆見率爾舉告不知可否如有悖理悉以反教以資講益幸甚

答鄭子中

今因景昭知自山回想靜中讀性理書所得超詣恨不得聯床講究以祛蔽惑也前論心爲太極北溪之說細思之終是有病但以延平謂朱子從此推出分殊處爲非之說朱子大學或問補亡章心主一身理在萬物互爲體用之論及程子他人食飽公無餒乎等說推之可知北溪

之説爲未穩公能悟其語病甚不易也貳相疏儀納呈僕近日脹痞頻作不得盡力於此事如此疏儀雖甚愛之亦不得傳寫可歎其衰之甚也晦庵書諸人今已畢寫託李大用粧纈來李了此一事閑中大率但精力如此未知其終有絲毫之益與未也

答鄭子和

細詳來示每有一病輒能知有其藥朱子所謂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者公皆得之矣恐更不須問人但能默默加工向前不已積習

久久至於純熟則自然心與理一而無隨擾隨矣之病矣程子曰學貴於習習能專一時方好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者正謂此也然其習之之方當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曾子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處做工夫則庶有據依而易為力至於真積力久而有得焉然後三月不違仁及一以貫之之旨可得而議今來諭則不然思操存之不能常則驗鼻息於虛靜論此心之未發則疑知覺之有無而深以把捉收拾為難竊恐就此而習操心愈[illegible]

紛擾[illegible][illegible]寧息之期矣故程子每以坐忘爲坐馳而其答蘇季明求發之問反覆論辨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朱子之論中和亦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際不容安排惟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僞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今以此語觀來諭之云其尋覓安排亦已甚矣無乃有乖於莊敬涵養而積久有得者耶至於未發之前知覺有無之説朱子答呂子約書論之詳矣無情無理氣之辨來諭亦不無可疑遣此病倦

竢回晩姑竢後便

答鄭子中

足下於學既知其方又知其病之所在苟能持進銳退速之戒不已其功久久習成質變而仁熟庶幾得見人生一大歡喜事正恐欲速不得也觸處皆然當處便行但見得如此未行得到此深愧聖門先行後從之訓也來示欲須靜處專一下工此又似不盡然也若如應俗紛紛則果有妨學之時如家庭日用事則無非所以立大本專一用功之地且靜處專一非難鬧處專

一爲難若必要靜工則所謂雜儀者子中集先賢格言爲日用雜儀亦殆爲緩歇第二件事其可乎

別紙

在心在事之說看得透知此則理之難知處漸可融會矣日在地下亦當明曜只看其光之能射出而爲月之明則可知矣然冬爲四時之陰地下爲地上之陰地上日景至冬而差微者日非微也窮陰使然耳然則大地積陰之下雖有光景與出地爲晝者當有間故易以明入地中爲明夷也

惻隱之心人之生道程子此一段語朱門辨說二條詳見下文可考也蓋此生字只是生活之生生不窮之義即與天地生物之心貫串只一生字故朱子答或問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以此觀之綫路不能無是以生亦是生活之生耳來喻以爲生出之義又以爲動用之意恐非本意也

心體包含無所不具仁固心之德智亦不外於

心德知覺智之事故謂之心之德何疑之有
稟氣之惡亦性之理也此語似可駭然程子以
來論此理非一蓋性比於水清而安流水之性
也其遇泥滓而汙濁遇險而波濤洶洶非其性
也然不可不謂之水特所值者異耳然則稟氣
之惡雖非性之本然豈不可謂性之理耶來喻
謂陰氣生於理而陰爲惡以此爲惡亦性之證
此則恐未然夫謂惡爲陰者以微隱之類分之
以爲當屬乎此耳非謂生於理之陰氣必爲惡
亦能由是而爲人物之惡也若如此說是惡之

之亦原於性與善相對出來其可乎
氣之始無不善乃氣生源頭處非禀受之初也
然氣有一日之始有一月之始有一時之始有
一歲之始有一元之始然此亦槩舉而言之耳
推來推去其變無窮當隨處活看不可執定爲
某氣之始若指認一處爲定則不通不足以語
造化之妙

程子心本善之說朱子以爲微有未穩者蓋既
謂之心已是兼理氣氣便不能無夾雜在這裏
則人固有不待發於思慮動作而不善之根株

已在方寸中者安得謂之善故謂之未穩然本於物而言則心之未發氣未用事本體虛明之時則固無不善故他日論此又謂指心之本體以發明程子之意則非終以爲未穩可知矣非性則亦無自而發猶之非水則何自而爲波濤耶

氣有生死理無生死之說得之以日光照物比之亦善然日光猶有時而無者以有形故也至於理則無聲臭無方體無窮盡何時而無耶釋氏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精靈神識者當之

謂死而不亡去而復來則安有是理耶

答鄭子中

前月中寯姪傳書具悉佳況端午後能復還山
否滉平生不幸之極虛名欺世老病益甚以至
上誤 天聽旬月之間再蒙 召旨驟寵戰惕
不知所出初欲冒恥奔走適苦河魚疾劇勢難
舁行又於私心極有所難者不得已昧萬死再
上辭狀今聞物論深以爲非未知終如何日夕
危慮以俟譴罰之至今世進退之難如此奈何
奈何來書稽報亦緣此無聊之故愧愧恨恨示

喻以事過多悔歸於踐履之未得力又云格物致知亦非歲月工夫可至因以知欲速之妨於進學可見自飭勵之意本領如此更加不能不措之功遲以數十年之久氣質之難變者豈不可變此道之難聞者豈終不可聞耶如滉者億悒日甚雖知此意不能痛下工力允與朋友往復之言恐卒歸於空言也比來點檢平日應接之間流徇斂俗因自失己者十常六七見示知處世之難且嘆規矩之嚴外銷中變等語比在吾輩非小病也所當亟改但改之亦非易事只

以言語一事言之其曲折正如所諭然如此頭作閑安排不濟事只當然以無失涵養深厚而發於應接者不敢輕易放過至於久久漸熟則自然已無所失而應人中節雖有所不合人亦不甚猥怪也如何教諒悖琭鍊不宣

答鄭子中

滉病作止無定衰老目昏漸不辨細字時有一二來問之人率皆舉業覺無益於彼已有漢城人金命元來此讀易象數之學雖亦爲性理之源玩養之助然於身心日用工夫不甚親切每

日講究數卦便覺疲倦無精力可及他書殊浪過了日子忽蒙來喻未敢率易而復之增愧增愧況凡此衆理來意已自得之耶但所云流行日用者千條萬緒儘無窮自事親以及萬事萬物儘多端以無窮處多端一一恰好非窮理居敬之極功卒難致之故觀古人爲學雖乾乾惕厲靡容一息之間斷然亦必積累工程持以悠久優游厭飫然後所知所行自然循次而有得焉竊覸公之於此學似有急迫求之之病故未免有計較近功而恒有憂憂難行之患竊恐以

此不已駸駸然入於私意反害於義理之實非
細累也且事親節目無非天秉所在至理所寓
量古今之宜至誠溫謹以漸而行之安有上拂
親意而下爲一家之驚怪乎其不免有咈親意
而爲驚怪者得非亦由於急迫求之爲之太銳
之故耶亦無乃不量所宜行之無漸其迹太露
而然耶行有不得反躬自訟固不可無然至曰
云云則過矣以此意象行於家庭之間宜其有
所謂云云之患也横渠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
爲之躬親甘旨乃事親中緊要事其以謂妨於

學業而勸止者亦異於餘力學文之旨矣但末
俗刓敝人家子弟鮮有行之者一朝卒然每親
調膳或未爲親意所安則亦當隨宜斟量以漸
成慣要在自盡其心而無忤親意可也若率意
驟作反致違咈則所爲雖善恐非養志之道也
滉風樹悲懷終天罔訴其於厚問雖不敢自外
而妄對深有所感慼然也至於操存節度正助
病痛所喻皆當渠亦嘗粗窺此意行之不力未
有一得不能加一辭於其間在公力行而究竟
之耳紅瓊山所見誠不可曉大抵三代以下士

大夫進退之義莫善於宋朝諸君子㙛山獨非議之如此其亦陋矣而欲論此事爲說甚長令不暇悉也丁景錫處與書未知何所言後日可得寄來相示否彼或有復書亦望見示爲幸滉於此人甚愛之重之意謂不乖於終始但來鄉後只得一書其後寂然此必有所以然非其人有所差池也今公至都下必一相見爲我亦略致意然公方亦哀滉在閑廢其於新得路之友若徒以愛重其人之故過爲汲汲憧憧則不亦自失之悔此則所不可不知也滉前所云云亦

慮此故耳非設畦畛於道義之朋也

答鄭子中

滉孤陋日甚雖不忘舊業正苦疲勞不能自力於做工日夕懍然而已權好文與寯姪見在清涼而孤山菴則安東權春蘭與其從孫宗道來寓但此菴距此殊不近溪路氷雪阻塞頗以往來爲艱公來此本無益若寓此菴又有此礙尤未穩耳學非一蹴可到誠然而又云向時期功於一二年若用意如此真是躁脫此事乃終身事業雖到顏曾地位猶不可言已了況其下者

乎心氣之患滉乃曾傷於虛前已屢進藥說其不服驗而復有如何之間何耶病之所起公自知之今若就心上求去此病愈去而愈擾不勝其勞挠而成大病矣且公於此學已略見得路脉入頭處不須更加許多強探索許多閑安排所謂操存省察工夫權且勿上念只着日用平常明白處寬著意思游泳其間虛閑恬愉以自養如朱子調息箴之爲著及夫歲月積久之餘非徒心恙自然有效收歛操存之實亦不能無得力於此矣所云操存省察勿上念之說非謂

學者常法爲然只是心悉必如此然後可安也
况此道理無間内外凡致謹於外乃所以涵養
其中也故孔門未嘗言心學而心學在其中滉
當時無引喻之人不知此理徒畏心恙而遂全
然放下了坐失數十年光陰是所恫恨公當視
以爲戒也矯揉氣質在我不在人固不易之論
然嚴師畏友日與之處其薰陶切磋之益亦豈
少哉景昭善人之未學者誠可惜也吾鄉却多
文學之士但皆梏於舉業其讀書率皆匆匆赴
逐未有回頭住脚料理此事之意雖道士敬輩

不無有意亦不免移奪於此相見無甚講論無
大段相資之益唯李大用深用力於朱書今已
寫畢逐一勘過思索儘得到底又有金惇叙爲
學亦甚力每事必欲求其是處亦有意於朱書
但其人厄會非常長在憂患中不得專意此事
爲可嘆耳窮而買田本非甚害理計直高下之
際約濫從平亦理所不免但一有利己剋人之
心便是舜跖所由分處於此亟須緊著精采以
義利二字剖判才免爲小人即是爲君子不必
以不買爲高也然此等事留心之久易陷人於

汙賤之域切宜常激昂庶不墮落也體用之說甚善惻隱情也其未發則性也若所謂性之流行即情是耳豈情外別有性之流行耶放失亡三字固指已發後言然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則淸明純一之體十分昏蠧謂之不亡可乎延平有無主之說朱子亦譏樂記之語謂天理不待好惡無節而後滅亡此意也惟其日夜之所息不窮故雖亡而有未嘗亡者存能隨感而隨發如未嘗亡耳心纔覺其放便在於此此亦先儒已論之來說皆然但以旣屈方伸往過來

續爲比則爲衍說耳游定夫倍師從夷之惑亦
此爲極如遇孟子恐與於曾子之歎不獨發於
陳相也可惟可嘆朱子初得陳安卿甚喜之屢
稱於朋友間盖其學長於辨說門人鮮及之者
惜其局於所長不屑踐履之夫正所謂智者過
之也嘗於講席先生覺其有誤處欲極論以曉
之他便隱其說以是觀之其心術隱微之間病
亦不少不但其言之少餘味也然先生所謂所
行與所知相反者未必專爲安卿發也似泛指
門人而戒勵之耳滉嘗竊惟朱子發程門所未

發而門人得力不及於程門人亦如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而萬章公孫丑之徒不及於游夏者知此何故也雖然此自傳道一大事言耳其相與發明斯道之功之盛亦豈獨朱子一身之力哉一時及門之士隨才成就傑然樹立者不可勝數傳相授受以至於元明之世而扶植斯文者不絶如彼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胡致堂亨人倫大變其所處亦甚未安然以文定爲父而一時師友皆大賢之人致堂爲人又極剛正直道而行豈無禮義而妄爲之乎恐既養於嫡母則

謂生毋爲其所厭如人君入繼大統則不得顧私親之義故不得不然耳丁景餞無答書耶頃因寯兒寄一書來云年來大病廢業不意入仕尤有礙今病稍蘇稍繙習古書其書欲奉寄偶尋不得未果耳

答權生好文論樂山樂水

樂山樂水聖人之言非謂山爲仁而水爲智也亦非謂人與山水本一性也但曰仁者類乎山故樂山智者類乎水故樂水所謂類者特指仁智之人氣象意思而云爾觀朱子集註兩下有

似字以釋之可見其意故其下文動靜之訓亦以體段而言樂壽之義亦以效驗而言皆非真論仁智本然之理也故吾恐聖人之意豈不以仁智之理微妙人未易曉故於此或指其氣象意思或指其體段效驗而反覆形容之欲人因可象而求其實以為指準模範之極耳非欲其就山水而求仁智也故吾以為欲知二樂之旨當求仁智者之氣象意思欲求仁智者之氣象意思亦何以他求哉反諸吾心而得其實而已苟吾心有仁智之實充諸中而暢於外則樂山

樂水不待切切然求而自有其樂矣今不知務此而徒見其巍巍然蒼蒼然者曰吾以是求仁者之樂混混然滔滔然者曰吾以是求智者之樂吾恐其莽莽蕩蕩愈求而愈不近矣故謂仁者似山則可謂仁爲山之性則非仁所以爲仁之全體也謂智者似水則可謂智爲水之性則非智所以得名之本意也細着來喻知人與山水之性本一而不知其分之殊一失也謂體山水之動靜而行仁智之道非聖言之本旨二失也若能知去此二失而就集註之說反覆研究

而有得焉則可以信吾言之不誣矣今且以講於仁智之實而言必須先將平日私意強探揣摸安排之習一切掃去只就聖賢言仁智處虛心平氣熟讀精思反覆體驗令二字義理界分各有着落聖賢旨意與吾身心性情脗合無疑而又旁推衆說以盡其趣習於日用以踐其實此乃敬以存心精以讀書之事其間有多少工夫有多少階級若不忍辛耐煩用得十分精力未易窺其藩籬況入其門庭乎吾一生悠悠至老略聞如此而徵信於經傳日思企而不及者

因生之問而不敢不告者亦以吾之於生義不
當有所隱也不知生其能信之乎

答金惇叙 富倫

向示疑目義理微隱如渑淺識卒難剖析加以
中間偶失元目所在久未報答近方搜得僭以
愚見質之前言逐一評注呈稟可否如有未當
復以見喩幸甚

大抵人之爲學勿論有事無事有意無意惟當
敬以爲主而動靜不失則當其思慮未萌也心
體虛明本領深純及其思慮已發也義理昭著

物欲退聽紛擾之患漸熄分數積而至於有成
此爲要法今不務此而以應接時自然思生爲
可則是欲其無事時絕無思慮也以有意思之
爲心害則是必欲如聖人無意而思乃不爲心
害也欲絕思慮近於坐忘無意而思又非大賢
以下所可躐至恐皆非也況所云纔思便有私
意自本心陷溺之人言之固如此若以義理論
之私意之生豈可以謂思之罪也孟子曰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先立乎其大者
其小者不能奪也是則凡人私意之生正爲不

思故也今反謂纔思便有私意語意亦未精審
也思明思聰等事合在一時思一不思二之疑
此則功問也而用力之久自然各當其理等語
亦甚善但所云一事方思雖有他事不暇思之
此亦心無二用主一工夫當然然一向如此説
恐又有礙理處且如今人亦有視聽偕至手足
並用時節苟一於所聽而所視全不照管一於
手容而足容任其胡亂則奚但於事一得一失
而已其不照管任胡亂處可見其心遇此事當
應不應頑然不靈便是心失其官處以此酬酢

萬變豈能中節考故鄒意程子所謂九思各專其一是就一事上說心無二用之理耳若遇衆事交至之時或左或右一彼一此豈可雜然而思旋思旋應只是心之主宰卓然在此爲衆事之綱則當下所應之事纖微畢見四體默喩曲折無漏矣所以能然者盖人心虛靈不測萬理本具未感之前知覺不昧涵養之有素固不待件件著思而有旁照泛應之妙師冕見及階曰階及席曰席皆坐曰某在此主於言思忠未必無於視思明而所視自中節矣君召使擯色勃

如足躩如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此主於事思敬未必無於色貌手足而周旋之頃各自中其節矣不獨在聖人爲然中人以下亦不可謂盡不然也但隨所禀所養之粹駁淺深而有分數耳故宋先生答吕子約主一主事不同之問曰主一只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

是相反盖嘗以是深思來喻之意以爲一可以御萬萬不可以命一故心能主宰專一則有不待思而能隨事中節所朱子前說是也若徒曰一事方思不暇他事則恐未免反爲此事所累如後說係戀之私意而成支離畔援之病也

事無善惡大小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若如三省之類有事於心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之有此豈所當無耶如欲并此而無之則自堯舜禹湯精一執中顏冉請事

斯語旨可廢而必如佛老枯槁寂滅而後爲學之至也奚可哉然此一事字亦難看得如延平先生所謂非著意非不著意即此事字之意也靜而涵天理之本然動而決人欲於幾微如是眞積力久至於純熟則靜虛動直日用之間雖百起百滅心固自若而閒雜思慮自不能爲吾患彼莊列之徒徒知厭事求靜而欲以坐忘爲道之極致殊不知心貫動靜該事物作意忘之愈見紛挐至其痛絕而力遏之則流遁邪放馳騖於汗漫廣莫之域豈非坐忘便是坐馳也歟

然來喻戀此而欲以思慮隨生隨遣爲用功之地而求至於頓無妄想雜念則恐亦不免於坐馳之患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

明道寫字時甚敬固非要字好亦非要字不好但敬於寫字而已字之工拙隨其才分工力而自有所就耳此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見於事者乃聖賢心法如此不獨寫字爲然也故朱子亦曰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姸則惑所謂一卽敬也來喻謂欲使學者不必工於書藝此非程子之意而又云故爲

不好其去程子之意益遠矣

乘馬行路情境在此口占詠物即此身心所接之事何疑於主敬之法乎此與讀書時在讀書著衣時在著衣者不見其有異也東萱不堪頻極目歸心已度鳥飛前若人主心不定逐物飛馳如或問論仰面貪看鳥以爲身在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則果如所喩若先生之心則如明鏡在此物之過者自無不照非鏡逐物而照也蓋物過而照者如大明中天而萬象普照逐物而照者如日下逐一物而入於陰

崖之裏簷屋之下此甚言相似而大不同也何
可以彼而議此乎
讀書句語中着何字要切如人讀書不知着文
意必先以何字要切之意横在肚裏則不無如
來喻之患若能如先生讀書法循序致一熟讀
精思優游厭飫力久功深到得無味中有味無
緊要中有緊要則此語豈有牽合之病來喻云
云似見人之噎而欲廢天下之食也
以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恐爲心害此説大誤苟
如此從古聖賢戰兢臨履日夕惕若者皆爲心

害而必如原壤夷俟莊周蔑禮東坡打破這敬
字而後心得其養耶
求諸已求諸人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由分也
見人之善惡而尋已之善惡正是君子反求諸
身遷善改過點檢矯揉處私意何所容乎所惡
於方人者不務修已而較短長於他人其心外
馳而自治轉疎故耳與此思齊自訟者用心自
不同也
所引朱子及樂正子春兩語所疑甚當朱子曰聖人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敢一日忘也樂正子春曰君子一舉手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若

每以不忘爲意則便害於心如何　此難以言喻須熟玩西銘之旨識得仁體則自知此兩語之味蓋仁者之心本自如此非以不忘爲意然後不忘也然亦須於自家心得其正時親切體驗實見得乾父坤毋民胞物與涵渾惻怛無内外遠近之間事親事天眞是一理擧目莫非此事靡容一息之停意思分明方知此非强設之言也不然假使眞能如子春之言要止是篤於孝行之人爾若於朱子之言則又莽莽蕩蕩無交涉不近情而流於墨子之兼愛矣

論人長短爲不可者恐使人益長險薄之習耳
其本於忠愛而辨別是非則自古聖賢論當世
人物長短自不爲少何可槩謂之不美而一切
禁斷耶但觀其心之所在如何耳故程子論格
物之學亦以是爲言來示謂今字帶於古字如
此回互反涉私意非也至於心辨是非而不必
論或有當如此之時然亦不可如此立定死法
也

常習舊學則於方讀書有妨者此爲欲速之心
所使故以此爲患也欲速故不惟不暇溫故而

方讀之書亦不暇精熟意緒匆匆常若有所迫
逐本欲廣讀諸書而鹵莽遺忘厥終與初不讀
一書者無異觀今日學者每坐此病畢竟成就
得甚麼事業滉向爲擧子正亦如此加以病倦
讀書殊草草過了多少光陰今年力衰邁無路
追補無以勸勵士友直是無可開口近來尤覺
此弊内自愧勵而已晝日所讀夜中思繹此延
平所以告晦菴者依此做不輟當日有益也
來不迎去不追所論大槩得之比如一家主人
翁鎮常在家裏做主幹當家事遇客從外來自

家只在門庭迎待了去則又不離門庭以主送
客如是雖日有迎送何害於家計不然東西南
北客至紛然自家輒離出門庭遠迎近接奔走
不息去而追送亦復如是自家屋舍却無人主
管被寇賊縱橫打破蕪沒終身不肯回頭來豈
不爲大哀也耶
平居無事是涵養本原地頭外儼若思中心主
一惺惺然時也一念之萌但遏其邪而存其理
爾一切排遣不得盖無事時固當靜以存養然
如有所當思而思能主一無走作是乃靜中之

動恐無害於持心也今論無事時持心之法一要常惺惺而遣去思慮是一於靜而欲無動也一要未嘗息念而不替其窮理是偏於動而無靜時也此即朱子所論常寂無覺常行不輟之病皆不可也

嘗觀朱子跪坐說云兩膝着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着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然則今所謂危坐即古之坐今所謂跪古亦謂之跪而古別無危坐盤坐之稱也姑以古坐今危論之古人想其自小學偶坐時而習之習之

熟故能安而無難焉朱子所以引道家禮儀者以爲習故能之之云也今人既不能如古之習安故朱子有盤坐何害之説蓋能收斂身心齊莊整齊則有時盤坐雖不如危坐之嚴肅自不害義理故可以通謂之正坐端坐而可行也但來諭所謂不別危盤而靜坐非危非盤而端坐未知此指何坐而云耳椅坐恐是出於中古古之禮坐皆席地而坐故古塑像皆爲地坐朱子考辨甚詳矣坐如尸者只謂齋敬之容如是非謂學尸之坐法也

寢不尸注偃卧之說渠亦常疑之然以似死人之意推之似是謂仰卧也又嘗見古圖畫畫人之卧者率作仄卧未見有仰卧者得非古人以仰卧爲非禮歟然常人未之能行而唯孔子能之故特記於此未可知也

禱於尼山不能必其有無假令有之今於叔梁紇固不可以生聖子之故而事事責其正道又不當摘夫子之言援紇之所爲而有疑於夫子顯其親之失也但大夫而禱山川實諂而非禮乃應而生聖人此又理之不可知者故無疑此

與野合等事皆齊東野語之類耳
嘗見古記有云南斗司生北斗司死故拯死請
命皆於北斗此乃術家之邪說耳黔婁之禱特
出於迫切之至情徇俗爲之邪正不暇論也其
得愈病只是孝感所致大抵孝子至誠動天地
致祥異古今此類不可枚數不必致疑於此也
朱子所云正禮恐記者之誤乎路請禱之事集
註盡之不可以多求也此事雖於君父已有迫
不得已不請於病者之說今又有爲妻子兄弟
之云則是相率而爲巫風不務民義諂瀆鬼神

而正道湮矣正不可容易爲說故引朱先生答滕德粹書以告之不審惇叙以爲如何答滕書見朱子大全四十九卷

右皆因來問之及而不敢有隱於左右在公裁擇之如何第觀來喻皆以所聞推驗於日用操術之間思索儘細察識儘密可見用工之切但於持敬一事猶未能真實見得着實行去所以自家用工處與聖賢之言動相違異疑慮前却徒有比較揣擬之煩未有明白可據驀直進前之意此學問大本於此而不

得則雖有零碎工夫卒難湊泊勞而無功或
轉入釋老去矣朱子謂李晦叔曰醫却許多
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
是如何此是公當病之藥試思之幸甚

答李叔獻 珥

前月中金子厚人還奉書知好抵坡坪學履勝
迪欣寫鬱懷未遇歸便修復不啻子厚之回又
蒙惠書及詩兼薑諭堯之語感怍無已況也僻
陋寡徒無與爲學病中看書時有意會處及到
體行或相矛盾者多矣年衰力微又不能取友

四方以自輔益恒自企佇兩書之來乃不及藥石而反欲借聽於聾者何耶跛躃不敢爭然而欲遂無言則又非相與之道終不敢有隱於情素也前書深以往時失學爲歎足下行年甫弱冠耳而顧悅如許不可謂失學而尚且云然者豈不以所學有差同於未學也耶悟前非而思改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實可謂勇於改過急於向道而不迷其方矣聖遠言湮異端亂真古之聰明才傑之士始終迷溺者固不足論矣亦有始正而終邪者有中立而兩是者有陽排

而陰右者其入雖有淺深而其誣天罔聖充塞仁義之罪一也惟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諸先生其始若不能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眞源也哉往聞人言足下讀釋氏書而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今見兩書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所懼者薪嘗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成而稊稗之秋遷及也如欲免此亦不待他求惟十分勉力於窮理居敬之工而二者之方則大

學見之矣章句明之矣或問盡之矣足下今讀此書而猶患夫未有所得者得非有見於文義而未見於身心性情之間耶雖見於身心性情而或不能真切體驗實味膏腴耶二者雖相首尾而實是兩段工夫切勿以分段爲憂惟必以互進爲法勿爲等待即今便可下工勿爲遲疑隨處便當著力虛心觀理勿先執定於已見積漸純熟未可責效於時月弗得弗措直以爲終身事業其理至於融會敬至於專一皆深造之餘自得之耳豈若一超頓悟立地成佛者之略

見影象於恍惚冥昧之際而便謂一大事已了
耶故窮理而驗於踐履始爲真知主敬而無
二三方爲實得今雖見理而未免於淺淡雖持
敬而或失於蹔頃則其日用應接之間從而壞
之者沓至而無窮豈但所謂思慮食色燕談之
爲害而已乎雖然爲學之初見理未真持敬屢
失亦人之通患若如滉者非但厥初至白首尤
甚常恐吾生之浪過而有望於並世之君子不
啻如飢渴之在躬顧嘗以是觀於一時之人其
英材絶識未可一二數未達則奪於科目已達

則沒於利害縱或有意而不能勇為者滔滔也若足下之所存則有異於是以其曾不難於斷置知之矣足下苟能移斷置不難之心以行於世雖科目利害之在前其不與衆人同其怵迫也無疑此滉所以有感於足下者也第以趨詣之資容易於講解故其發為言論者有不由憤悱見於推行者似欠於懇篤誠恐若此不已未保其終不受變於世習也故不計其有無於已而輙言之後書所問亦粗見別紙并冀諒察不宣

別紙

朱子謂安而後能慮非顔子不能之誠如所疑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精粗具備隨人所學之淺深皆可用得安而能慮自其粗者言之中人以下猶可勉進自其精之極致言之非大賢以上固有所不能焉朱子此言乃以其極致言之耳若以是藉口而自棄者其人之識趣已不足與議於道何可憂彼之藉口而卑吾說以就之耶藉口二字才有一毫此意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無事時存養惺惺而已到講習應接時方思量

義理固當如此蓋才思義理心已動了已不屬靜時界分故也然此意分明似不難知而人鮮能真知故靜時不思便認以為窈冥寂滅動時思量又胡亂逐物去都不在義理上所以名為學問而卒不得力於學也惟主敬之功通貫動靜庶幾不差於用工爾

窮理多端不可拘一法如窮一事不得便生厭倦遂不復以窮理為事者謂之遷延逃避可也不然所窮之事或值盤錯肯綮非力索可通或吾性偶闇於此難強以燭破且當置此一事別

就他事上窮得如是窮來窮去積累深熟自然
心地漸明義理之實漸著目前時復拈起向之
窮不得底細意紬繹與已窮得底道理參驗照
勘不知不覺地幷前未窮底一時相發悟解是
乃窮理之活法非謂窮不得而遂置之也若延
平說待一事融釋脫落而後循序少進者即是
窮理恒規當如是其意味尤爲淵永與程子之
言初不相妨㨿菴所論無可疑矣
敎情之說胡氏謂爲衆人言者是也故章首以
人之一字爲言而朱子解之亦曰人謂衆人又

曰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可見其本非爲君子言也然其説衆人病處正所以曉君子使之知病矯偏以致之於中道故教情二字亦不可不就君子而論其所處之如何也蓋由衆人言之雖曰因人可教亦曰情所宜有猶未免於帶累凶德者以其陷於一偏故也在君子則因其人平平而我略於爲禮乃事理當然之則也亦洒然無一點帶累向一邊底意思而其渾厚懇惻中正和平氣象依然自在朱子所以優取慈隱凡爲證者非實謂孔孟爲教情謂教情

之在聖賢做處如是而已爾然則何嫌於同歸歟惰亦何慮學者之傲物輕世乎(歟字與凶德之歟本非字)盜公既誤解格物之格爲扞禦之義則其爲說(同義異就君子說時其義方少異耳)固不得與程朱同矣然其泛論爲學則有不違義理處所謂天資粹美暗合道妙者也來喻以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一段爲近於格物而深斥可者學之之說爲誤混不記前日面論如何以令所見殆不如盛論也盖嘗反復其上下文義而揆以知行之說所謂窺仁義之原

探禮樂之緒者是乃格物事也而事物之理舉
集目前者即致知之效也可者學之當爲力行
事也而未至夫可又爲行之未至而自勉之辭
也夫天下之理舉亦目前非窮理之深不能也
惟其窮理既深故於天下之理一目無全能知
其孰可孰否而學其可者此因其所知而身履
之也可循善也學循行也可者學之未至夫可
猶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猶未至於至善之
地也若以可者學之亦爲格物事則上文窺探
集前數句已說知了弁著此一句說知其說知

爲重複矣下文無一語説及行而遽以未至夫
可一句懸空説未至自勉之意則其説行處又
爲無頭矣溫公之學雖未有傳授不應如是之
疎繆也況此二句如鄙説而求其義則正見公
學如不及惟恐失之俛焉孳孳知有此樂不知
其他之意故其下係以何求於人何待於外之
語此正是公獨樂之實事至志倦以下乃樂之
餘事耳然則此數句非徒無誤實爲至論也事
物之理循其本而論之固莫非至善然有善斯
有惡有是斯有非亦必然之故也故允格物窮

理所以講明其是非善惡而去取之耳此上發
所以以求是論格物也今日事物之理莫非至
善何嘗有不可以此而皆溫公可者學之之說
恐如此論理將墮於一偏而非內外一致之學
也
割股先儒之論盡矣至於迫切之極旣不可取
之他人則容有不得不權以處之者蓋此外更
無他道理則寧毁體以救親命亦人子至痛之
情然終不可以是訓人爲孝故朱子止謂之庶
幾而不以爲至善也凡事到無可奈何處無恰

好道理則不得已擇其次者而從之乃所謂蘿
亦此時所當止之處也然尤當審處不然或至
於乘僻亂道之罪也
所論主一無適酬酢萬變之義甚善其引朱子
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及方氏中虛
而有主宰等語尤爲的確惟此理非知難而行
難非行難而能真積力久爲尤難此衰拙所深
懼而亦不能不爲高明懼也
答黃仲擧 俊良 論白鹿洞規集解 松堂朴公有集解近始刊行

正其義不謀其利 以義對利說而又引利
者義之和也於不謀之意如何
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義之和非有不善如易
言利不利書言利用之類是也自人之為利而
言之在君子則為心有所為之害在衆人則為
私己貪欲之坑塹天下之惡皆生於此利之為
言隨處不同如此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
微處言之未說到衆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
義和之說以明之夫以利為義之和則利不在
義之外正義而利在其中矣乃復言不謀其利

則又似利在義外爲二物有欲其爲此不爲彼
之意此來喻所以疑其牴牾而其實非牴牾也
蓋利雖在於義之和畢竟與義相對爲消長勝
負者非利之故然人心使之然也故君子之心
雖本欲正義而臨事或不能一於義而少有意
向於利則是乃有所爲而爲之其心已與義背
馳而所謂利者非復自然義和之利矣所以朱
子以義之和釋利字之義旋以有所爲三字說
破謀利之害然後知此說利字初非不好緣被
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然則引義之和與不謀

之意有何礙乎況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研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將纔着眼着以此利字為貪欲之利謀字為營求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釐之辨相去遠矣則董子此說安得與先難後獲同其微旨乎雖然於此又須知自有所為之心而墮於衆人之坑塹亦下多爭分數始得若曰吾但為有所為之利不與衆人同惡則已為小人之歸矣

朱子謂此與孟子何必曰利行法俟命同義規解不載此語松堂之意蓋不可曉

愚嘗反復規後諸說而僭爲之論曰規解後首引一貫之旨次之為邦之道而附以己說其意者有所不足於規而以是補其闕可謂善矣雖然以滉所聞殆不能無惑焉古之聖賢教人為學豈不欲人人知道而立談之頃盡擧以傳付耶然而不能者非靳道之傳而畫人於卑近也勢有所不可也三千之徒日游聖門而所講者惟孝悌忠信詩書執禮其論仁也亦止於為仁之事而已及其久也隨材成就各有所得而一貫之妙惟曾子子貢

可以與聞焉故至於是而後乃告之非得已

也先王教人之法今可見者小學大學也小

學之教固所以盡人事之纖微曲折至於大

學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然以言乎其知則

就事物而言窮格以言乎其行則由誠意正

心修身而後推之於家國而達之於天下其

教之有序而學之務實也如此其論治也猶

不過存心出治之本而已未及乎制度文章

之際如夫子之告顔淵何也損益四代為百

王大法惟顔子可以得聞之爾至於大學乃

爲天下立通法使人豈可誣天下之英才而槩於爲學之初躐等而告之哉且子朱子之學全體大用皆備而其爲學者立規也特以五倫爲本而係之以爲學之序終之以篤行之事不及於道體之全者其亦孔門之遺意先王之教法也博學以下致知也篤行以下力行也以是二者待天下之士理無精粗由粗而得精語徹上下下學而上達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高而爲聖賢下而爲善士皆可以得之於此若所謂一貫之旨爲邦之道盖

有待而發焉非謂閟而不擧也今不察此而欲
引而補之其亦不思之故也至其所自為說
則其言雖急要以誠敬為主毋不敬以上主
敬而言道有體用以下主誠而言其主敬而
言者雜氣之間雖有急迫之病齟齬之疵尚
不至大繆矣主誠而言者病痛尤多殺當循
序言貴達時今率爾而論道之體用以及於
誠發之無端一病也中庸論道之書也中以
未發為言和以已發為言以顯性情之德爾
今論學規而引以為言殊不親切二病也以

大學之明德新民擬於中庸之中和理雖無
二名義異措附會相配俗儒之陋也今取以
爲詐鑿經言誤後學三病也立天下之大本
誠意正心而後可言也今曰格明德以致明
而立天下之大本則是但能致知而大本已
可立矣其下又曰而誠意正心則是立大本
而後方可以誠意正心矣先後倒置語意無
倫四病也於天下之達道言行可也而今曰
定天下之達道已爲未穩且據中庸而論達
道自誠正以下皆可言也今斷自脩身以下

而言之失於勦析五病也大而化之誠身之
妙是聖人地位顏子之所不逮今以語於學
覩與前之引一貫後之論乾乾不息便是天
者同歸於虛誕六病也大抵儒者之學若升
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夫自下自邇固若
迂緩然舍此又何自而爲高且遐哉著力漸
進之餘所謂高且遐者不離於卑且邇者而
得之所以異於釋老之學也今未一舉足而
遽責以窮高之升未嘗發軔而亟期以極遐
之陟天下安有此理哉又不能致詳徒恃其

一言半句而欲有得焉則走使人妄意懸想
大言誑嚇而卒陷於欺天罔聖之罪矣其爲
害豈但小小文義之差而已哉嗚呼今之經
生學士以文字發身亨利者其視道學二字
不啻如堇喙未嘗開一口下一筆惘然自以
爲得計斯人也自挺於流俗之中乃能投戈
講學橫槊思道雖中遭折辱不自沮廢至取
前賢教人之法註釋以曉世亦可謂毅然大
丈夫矣惜其所見猶未免踈脫集解雖甚發
明而仔細考之有數條不合者後說雖好意

思而究極論之又有如前所云者使人不能
無遺恨於此也然則今當如之何而可也夫
非議前輩固後學之不敢輕也然至於析理
論道則一毫不可苟也故晦菴與東萊訂定
知言之醇疵也南軒亦與焉南軒五峯之門
人也以弟子而議師門之書不以爲嫌者豈
不以義理天下之公也何先何後何師何弟
何彼何此何取何舍一於至當而不可易耳
故是解也得與其門人之識道理公是非者
考論其得失而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改

判以行於世則後學之幸也而所以爲松堂
地者亦不爲不厚矣不審高明以爲何如

重答黃仲擧

前承別紙所論應洞覩解之說多病因循久未
報爲媿也利者義之和所以致疑之由引人心
道心之說而指其異同處辨析細密可見其思
之深矣然於鄙意猶有所未穩者輒再禀可否
焉其謂此利字衮合說在義和之中則是矣謂
彼私字已說出流於不好之地則非也朱子謂
形氣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

公共故謂之私也亦未便是不好真西山亦謂私猶言我之所獨耳然則此私字不可謂流於不好之地明矣又謂前則似說天理中有人欲後則謂因天理而流於人欲此說亦未當蓋利字之義循其本而言只是順遂便益之名君子之處事以義未嘗不順遂便益故曰利者義之和如云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是也若以利為人欲則天理中一毫著不得何云義之和耶大抵此利字私字皆與尋常利私字逈然不同所指處雖異形氣之私指知覺發用處言義和之利指辭術謀爲

處而類例則相似私是自家所有底已非私欲也猶利是順遂便益底已非
言利欲也引而爲證甚善但所自爲說處反自黏泥
和水說了恐是玩理未熟之故幸加反復則所
謂未發之蘊只於此而有得爾
大學脩己治人體用該載則固然矣然以止至
善當一貫以絜矩財用人爲制度文章之事
則恐未然也蓋至善與一貫雖非二理然至善
是指事事物物各有恰好底道理而言如君仁
臣敬父慈子孝之類是也一貫是從大原大本
至千差萬別處一齊貫串說來如天地之至誠

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
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也所指之處不同立言
之旨亦異不可以理同而衮合為一說也况至
善加以止字則正是曾子於其用處隨事精察
而力行之事耳豈可便以為衆理之會于一而
與一貫同其旨乎絜矩之用雖至廣然只是就
因心度物得其均齊方正處言固非制度文章
之謂至於財用用人亦不過說有天下者於此
等事如此則善而得如彼則不善而失或勸或
戒皆惟廣絜矩之義而已何嘗有一句說不絜

度文章事耶何謂制度文章如一部周官所記許多法制又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文質損益與凡政教號令皆是也當時顔淵所問乃問治天下之法非論學也故孔子就四代禮樂斟酌文質之宜立萬世常行之法盡一以告之隱然有周公制禮作樂底意思若大學方教人以修已治人之學舍存心出治之本而遽及於此則不幾於倒置而不切於受用乎故愚謂此亦有待而發也若以其見於用處而可謂之制度文章則又有不然者夫子嘗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以敬爲本而有
四者之事豈不是兼該於體用然而龜山以爲
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乎爲政也然則愚以
大學一書爲存心出治之本而未及乎制度文
章者豈爲無稽之言乎外至善而尋一貫固無
是理然遂欲指至善爲一貫是見泝流而認爲
源頭甚可乎爲邦之本固具於平天下章然遂
欲指此章之說爲制度文章損益皆備則是猶
製衡而不爲星子曰關石和鈞已具於此其可
乎大抵通天下萬物只此一理故義理語言若

儱侗合說則無不可同牽引指說則無不近似終無奈當初聖賢立言本意不如此不足以發明經訓適足以晦真理亂實見此學者之通患也古人所以終身講學惟日不足者豈不以義理微密處易差難明如此及至下手著脚又忒不易而又不容休罷故耶感足下有疑相難往復不置故聊發其愚幸勿廣也

答奇正字明彥 大升

春初一紙遠付南鴈未幾東歸潛深伏陋京信且不得時聞況於湖南更在千里外耶中間聞

知公來都下欲爲一書致意而復計公方困一
新字滉亦自困於積病無暇修人事但每以子
中之來擬聞公之動靜而子中又遲來及至前
月旬時子中伻來始獲承八月望間兩書及追
寄三月初五日答書并所著說一篇其爲慰釋
不可勝云因而反復三書之意見公傾倒於滉
而又令人慨嘆無已也大抵出處去就當自決
於心非可謀之於人亦非人所能與謀胡康侯
所見卓然可法第患平時理有所未精志有所
不剛則其所自決或不免昧於時義奪於顧慕

而失其宜耳今觀來喻之意自謂學未成而遽出恐仕宦之奪志欲歸而卒究大業爾此乃古人之所難得而今世之所未見滉所以爲公歎祉者特深而亦不能不爲公憂且懼也姑以滉身親經歷者言之滉少嘗有志於學而無師友之導未少有得而身病已深矣當是時正宜決山林終老之計結第靜處讀書養志以益求其所未至加之三數十年之功則病未必不痊學未必無成天下萬物如吾所樂何哉顧不出此而從事於應舉覓官以爲我姑試之如或不可

欲退則退誰復絆我初不知今時與古時大異
我朝與中朝不同士忘去就禮廢致仕虛名之
累愈久愈甚求退之路轉行轉險至於今日進
退兩難謗議如山而危慮極矣嘗自念山野之
性雖不由爵祿之慕而學不明理昧於時義一
誤其初後雖有悟難於收拾以至此然而猶有
可質於古義者身病如許國人所共見天地鬼
神所共鑑非有託也若在公之身則處之之難
又有甚於滉者既辱見諒不得不略陳鄙意公
以英發之氣棟樑之具未出而名播遠邇始出

而一國盡傾長途遠駕發軔伊始而身非有如
滉之病持此欲舍而退藏時人肯舍公哉時人
不舍而已欲舍之愈舍而愈不免雖欲如病臣
之屢乞辭退不亦難乎人之歸責無亦有甚於
責病愚者乎此滉所以爲公憂且懼也是故爲
公之計當其未出世而早決其志則學可專而
道可得雖由是竪赤幟於一世爲東方絕學之
倡蔑不可矣今既不然而應舉覓官矣又既屈
首忍辱而行免新矣始乃謀之於人欲退而畢
願無乃見事之晚而所謂違俗就己之願素定

於心者恐未可以必得也來喩曰憂世之難亦
患吾學之未至耳吾學若至則憂之必無難矣
此固切至之言也而所示四端七情說其所造
亦可謂邃矣然而自懸揆之高明之學有見於
正大廣博之域而或未融貫於細密精微之蘊
也其處心制行多得於疎達曠坦之意而尙欠
於收歛凝定之功也故其發爲言論者雖甚超
詣而或不免有出入矛盾之病其所自爲謀者
雖非常人所及而猶未脫於安排前卻之中則
其於擔當一大事佩負一大名以處於衝風激

浪之際何可謂無難乎夫士生於世或出或處
或過或不過歸潔其身行其義而已禍福非所
論也然嘗推吾東方之士稍有志慕道義者多
罹於世患是雖由地論人澆之故亦其所自為
者有未盡而然也其所謂未盡者無他學未至
而自處太高不度時而勇於經世此其取敗之
道而負大名當大事者之切戒也故為公今日
之道勿太高於自處勿遽勇於經世凡百勿太
過於自主張身既出世而許國則何可專守其
退志志以道義為準則則又何可有就而無去

直以夫子學優仕優之訓爲處身之節度而精
審於義理之所安其行於世則職思其憂之外
常須退一步低一頭而專意於學曰我學未至
何遽任經濟之責乎其違於時則一絲莫管於
外必須或乞閑或圖退而專意於學曰我學未
至靜脩進益今其時矣如是久遠爲期一進一
退莫不以學爲主深知義理之無窮常歛然有
不自滿之意喜聞過樂取善而真積力久則道
成而德立功自崇而業自廣向之所云經世行
道之責至是始可任矣竊觀來喩意在於欲退

而況之言兩抹出處之說其無乃見斥爲世俗常情同於鄭生之爲公謀者乎鄭生之見固有所未至而其言未知其何如也以況所見豈不知勸公之高翔遐擧一往不返以應古人隱居求志之義可出於常情之表爲甚快樂也顧嘗聞之李先生與門人論程子不請俸之事其意若曰今人若由科目入仕者不得不以常調處之今公既失堅卧於初又非病廢於後而入仕由科目則爲公忠謀者安得一切以出世之事奉勸乎㦯者鄭生之意其亦出於此否乎雖然

滉之此言一蹉則入於安常襲故隨俗俯仰之陋必常有不可奪之志不可屈之氣不可昧之識見而學問之力日淬月鍛然後庶可以牢着脚跟不爲世俗聲利威風所掀倒也不然宗無味而無得鑽彌堅而不入少間不免心懶意闌志慮回撓而世俗利害禍福之説又從而怵迫恐喝寢銷寢鑠則其不變其初服而以諧世取容背道趨利爲得計者鮮矣是尤可懼之甚者也未知公意以爲如何本原之地下功滉方此求之而未審其可否今承俯詢敢舉以取正焉

問之心爲萬事之本性是萬善之原故先儒論學必以收放心養德性爲最初下手處乃所以成就本原之地以爲凝道廣業之基而其下功之要何俟於他求哉亦曰主一無適也曰戒愼恐懼也主一之功通乎動靜戒懼之境專在未發二者不可闕一而制於外以養其中尤爲緊切故三省三貴四勿之類皆就應接處言之是亦涵養本原之意也苟不如是而一以心地功夫爲主則鮮不墮於釋氏之見矣如何四端七情之辨旣辱提誨不可無三隅之反聱說錄在

別紙僭率爲媿幸垂折衷且如心之虗靈分屬理氣理虗無對等語但諭以未安而不示其所以未安之故不知回稟之說當出於何旨故不爲條報并望垂示以發蒙蔀子中以護送之命不意還都不及附音追寫此書因便寄子中冀以轉呈但未知公已下湖南或猶在都下而書之得不浮沉又未可卜也臨紙耿耿不能裁悉云云

答奇明彥四端七情分理氣辯第一書

性情之辨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

俱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往年鄭
生之作圖也有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論
愚意亦恐其分別太甚或致爭端故改下純善
兼氣等語蓋欲相資以講明非謂其言之無疵
也今者蒙示辨說摘抉差謬開曉諄悉警益深
矣然猶有所不能無惑者請試言之而取正焉
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
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
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爲體相待以爲用固
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

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别從古聖賢有論及二者何嘗必滚合爲一說而不分别言之耶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初非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原頭本然處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爲說則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爲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

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稟生之後則又不得純以本然之性稱之也故愚嘗妄以爲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旣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旣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

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知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程子謂之動於中朱子謂之各有攸當則固亦兼理氣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為純理而纔發為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顧為理不為氣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七情本善而易流於惡故發而中節者乃謂之和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已不得其正矣由是觀之二者

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與所重而言之則謂之某爲理某爲氣何不可之有乎竊詳來喩之意深有見於理氣之相循不離而主張其說甚力故以爲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而謂四端七情非有異義此雖近是而揆以聖賢之旨恐有所未合也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著心胸高著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爲主虛心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爲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

相雜乃爲周悉而無偏也請復以聖賢之說明
其必然昔者孔子有繼善成性之論周子有無
極太極之說此皆就理氣相循之中剔撥而獨
言理也孔子言相近相遠之性孟子言耳目口
鼻之性此皆就理氣相成之中兼指而主言氣
也斯四者豈非就同中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
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不及於四端程子之論
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亦不言四端是則
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淪言之也斯二者豈非
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今之所辯則異於是喜

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
所從來槩以爲兼理氣有善惡深以分別言之
爲不可中間雖有理弱氣強理無朕氣有迹之
云至於其末則乃以氣之自然發見爲理之本
體然也是則似遂以理氣爲一物而無所分矣
若眞以爲一物而無所分則非滉之所敢知不
然果亦以爲非一物而有所別故本體之下著
然也二字則何若於圖獨以分別言之爲不可
乎且來喻旣云子思孟子所就而言之者不同
又以四端爲剔撥出來而反以四端七情爲無

異指不幾於自相矛盾乎夫講學而惡分析務
合為一說古人謂之鶻圇吞棗其病不少而如
此不已不知不覺之間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
之蔽而墮於認人欲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
承示喻卽欲獻愚而猶不敢自以己見爲必是
而無疑故久而未發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
四端處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
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
其師朱子吾所師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師也
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

說亦自爲無病似不復改也乃敢粗述其區區
以請敎焉不審於意云何若以爲理雖如此名
言之際毫忽有差不若用先儒舊說爲善則請
以朱子本說代之而去吾輩之說便爲穩當矣
如何如何

鄭子中與奇明彦論學有不合以書來問考
訂前言以答如左

論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

程子曰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云云詳見近思錄一
卷朱子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

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曰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又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

太極圖說解曰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

易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注朱子曰自理而言
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
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又曰言理則先
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所以爲一源
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
所以爲無間也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
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
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
云亦自通貫矣今但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著

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皆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眹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而天下達道爲道之用也又答曰謂當行之路爲達道沖漠無眹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

子約見處乃只如此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眹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眹也三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着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渾接沖漠無眹而萬象森然已具向來愚見亦與明彥同及書來示圖發出朱先生說六七條子細參考而會書意旨乃知前見之差甚答呂子約兩書書意甚明白蓋眹字雖訓兆迹無眹不可專作無聲看者只是言無聲臭

無形影云爾則朋畫前[illegible]無萌兆之意已包
在其中矣而所謂[illegible]天[illegible]既判萬物既生之
後則不可著無眹字者[illegible]矣予中因前儒舊
說而爲言故別無病痛但其曰此理無形無
影而萬事萬物之理此上下兩理字相帶累
當去上理字不然下理字代以象字可也
體用當隨處活看不可硬定說
形器已具其理无眹此无眹即沖漠无眹豈
有異耶

論所當然所以然是事是理

大學或問格物傳註問所以然而不可易是指
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可已是指人心而言此輔漢卿
問也朱子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
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所
以然者理也
八條目論格物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
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注朱子曰所當
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
故用仁臣何故用敬云云皆天理使之然新安
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

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
格物傳曰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註西山真氏曰如爲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人力強爲有生之初卽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從來也
大全書答或人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學訓義爲備云云凡

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
而直言其理自然者貫事理直言之也云云先
生曰此意甚備
滉按明彥以當然爲事所以然爲理即朱子
與輔漢卿答問之意也然以朱子後兩說及
新安陳氏西山眞氏北溪陳氏諸說考之當
然者亦固是理也子中明彥兩說可以通看
不相爲礙而究極論之當然者爲理之說爲
長蓋君仁臣敬之類皆天命所當然之理實
精微之極致也非外此而事別有所當然也

午中疑蔡節齋說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
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說見性理大全

論道門

滉按蔡氏此語亦見太極圖說註詳其文則
所謂太極者之下有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
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云云十九字則其語意
圓足無病其見於論道門者闕此十九字所
以文義差舛如此子中看得出甚不易也

與奇明彥書別紙書見上

鄙書多慮患之語似乎無端老生更歷世故之

日多自然慮至於此幸勿爲惟愚見此事極一生辛苦工夫僅可廢幾而舉足之始虚聲先播於世與古今之通患甚可懼也凡所願所學未爲實得而人之處我已可駭不以聖賢地位推之則以聖賢事業責之若不知懼又受而自處則其名實未副之處不免有文飾蓋覆以自欺而欺人此勢所必至然則其末之顛蹶何足異哉故吾儕一爲人所知所譽便是不好消息其驟有進用於時殊非可喜可願之事若至居要地爲衆所趨則是決無善後之圖矣公在今日

亦必知鄙言之切異時身履其地當思此言願
公留意慎密爲上今日書札往復且可如此若
公柄用巍顯之日散人亦難以此等閑言語往
復矣故襞言之耳

答盧伊齋 守愼

往歲奉書質疑事甚率易厥後病歸嶺南潛深
伏陋自中間嘗一入都僅有傳聞外千里恒阻
聲問且不能相及況進於此者乎意者前書或
不達雖達或不足留意或緣公過爲防慎皆不
敢知又不敢再有問訊不謂今者辱示解說綮

以報語誦味詞旨憮攬今昔爲之慨然也明而近名之戒誠是瞑眩之藥但此亦不可以一槩斷也人有飾智矯情掠虛造僞以得名者其陷於禍敗固所自取其有實積而華發形大而聲閎德充而譽溢者名之所歸謗亦隨之或因而不免焉斯可盡以爲其人之罪乎古之人有云苟欲避名無爲善之路今人之於人顯斥其爲善公排其向學曰惡近名也戒名患也至於爲善而自怠向學而中廢者其自諉亦然擧俗靡靡日趨於頹壞嗚呼孰謂治病之劑而反爲送

人之毒乎夫公之所遭謂之非名之累則不可
然向非絶人逃世同羣鳥獸其亦末如之何矣
惟當不以自外至者入於靈臺而益俛焉孳孳
以庶幾終果無愧於名可也今以二親之故云
云此固人情之極而所不可堪者矣亦所不忍
言者矣雖然謂緣此不能復有意學問事則雖
知其出於痛恨之餘非實語也而猶不能無疑
也盍嘗思夫跎至匿迹之時其事如何其心如
何何嘗以是掩抑摧隤忘其操守而以酒自廢
乎李延平之言曰如有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

人所遭有不可堪處持以自比則亦少安矣允若此類想皆爲公平日之飮食裘褐然而私心所疑亦不敢不獻其愚不知公以爲如何夙起一箴爲學之道備矣雖不能體行而竊有事斯之願向所以質疑拳拳者得其解而喜幸於心至其有疑處不敢苟阿其所好敢以舊說求正爲完書然而當時但當陳其所疑而不當輒有所改後來思之深自汗恧今承兼示其去取從違之間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物我平心稱停無所吝執觀自古論學往復之際非唯難得肯可

至有立敵相攻如仇怨者多矣何非公自力於
學問加工於克己之地能若是哉不寧惟是又
責以重辨而有不合不措之喻混其可始發其
愚而終反有不盡耶故敢於逐條之下踵前作
過復注謬見之一二以聽其再賜裁處其於金
說亦然嗚呼集註章句之所以百世無異辭者
以能集衆長而精去取有少未安不憚修改期
就於至善無可改而後已焉故也由是言之公
之於此解雖至於十改未見其爲病而嘗見其
益精矣混之於所疑雖至於再獻未見其大過

而或見其有補也射的之云恐非所慮而遂闕之喩尤非所擬耳抑又有一說焉老先生之於集註章句釋一字訓一句以至於推論章旨一循當時立言之意淺則淺言之深則深言之近則近言之遠則遠言之其於精粗大小莫不皆然故其文簡約精當一字不可增減至其敷衍辨證之論則別爲或問等書以盡其餘意今則乃合集註與章句而爲一書故或淺而深言者有之或近而遠言者有之盖自爲一體非欲其盡同於章句然混所以稟疑之處多在於此今

又稟解末以一論敬之病意亦如此不審公意亦以爲何如南塘陳公不知何許人觀其論學似非先於考亭之世者若後於考亭而又在魯齋之前則殆若及登考亭之門者而考亭門人之列未見有此人何耶山間典籍不備不能考徵三復責沈之文殊悶人也幸須詳以教示

答奇明彥書

滉戊午入都之行極是狼狽而猶爲自幸者以得見吾明彥故也南來屛迹邈無再款之期而馳遡靡已適得子中所傳手書及四端七情說

而後喜可知也因修一書略見區區復於四七
文字有不能無疑處不敢苟同則亦粗述鄙見
以代就正焉蓋所以求直諒之益爲發蒙之地
不得不然而其事則殊甚率易也頃[illegible]思得鄙
說守有一二段未安處當改而未及耳今秋子
中自京下鄉示以吾友所與鄭靜而書兩紙其
所論鄙說尤有幾段而向所自覺者亦在其中
矣其末云將條析以見報自是渴於承獲者有
日千里俾來辱書諄誨副以正誤文字一冊論
辨援證至矣且悉所以爲措述之意者無餘蘊

矣仍審源收涼進素餐清福神相蔡趍混簿劣
無狀至是以病自饒進則有叨冒尸曠之誅退
則有黎遠懸負之責而癃老委篤心目昏眩身
若枯藤無復齒人之理過去光陰已不可追雖
有朝聞夕可之願無明師强輔日相策勵但知
從事於殘編敗冊之中管窺蠡測所得非全錄
累寸積隨手消散所以談名義則如繫風捕影
准心迹則若掣肘矛盾雖蒙吾友忠告而善導
之如此其至猶恐無以爲虛受之地服膺之實
而副盛意之萬一也然厚惠不可不條錄以求

終誨而鈍根之於文字義理非積日精思不能有所悟解略觀所論浩瀚微妙茫無涯畔未得其要領加以連日客至無暇尋繹來使又不可久留故今且粗修此報而留此辨目以俟後日柳太浩便人容謝不敏焉其亦可乎柳吾友以如此傳學深造縱之以脩遠逸駕自常情言之宜以爲吾事已了方自大自滿之不暇顧乃慊然於外得而慨然於求志縣考之事又適其會天之所以玉成於吾友者何其幸也則往歲部書云云皆吾友所已獨得者而非私憂過計之

所當及也來書不以爲不當而每言以反復之又可見大度之無不容邇言之無不察矣幸甚幸甚出處去就之説有疑於康侯之自决而質之以晦菴之答友杲如所諭然晦菴平日定見壁立萬仞不以人言而少有前卻此又不可不知者耳所云經歷世患之故乃處地處時甚不得已之義而其言太近於老人摧縮眇身之發其於盛年剛氣若在斥外而乃反深有味於其間非熟於義理審於酬世者能若是乎至若愛病根源固非庸醫所能知況可責之以下藥乎

雖然嘗聞之朱夫子之言曰知其病而欲去之則只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顧吾友勿訪藥於他人即於此句內求之而痛下砭治則必有神驗非苦口之藥所能及者矣學至則處世無難一條當時謬見實不能無疑於高明之自處如是今得示方釋然自知不能盡乎人言之失矣兩持出處以下高明之所處所言甚善來書所云各燭照數計而龜卜者非所以施於老謬而在高明則既當之耳其中無骨蟲一語真可以發一大笑此蟲既不可爲而覆轍又當戒

蹈此正投刃之所不敢輕處細觀叔子朱夫
子以至剛大名行於世無事不放過如彼而不
嬰於世患者徒以纔遇未安處力辭而得遂其
志故也今則此一路既已絶塞而永廢故一或
有之則非唯不聽必至於衆怒羣猜窮逼多端
使不得尋有辭避同與爲波瀾而後已焉夫如
是士苟一立於朝則皆爲中鈎之魚其剛腸疾
惡者多至於不免依阿巽懦者不過相戒爲模
棱容悅之態而已是二者皆可悶也而况盖棺
之前此事不容中悔發軔之初此聲已覺四馳一

德之未崇而遽任經綸覆餗之害也誠之未至而強聒不舍辱身之道也鑑前人之顛沛率由於此欲此學之專致莫善於藏拙見偶及於此故前書發之蓋蛾之赴燭人不當似之立巖墻之下以取覆壓自非道理云爾若夫疾病非如區區之甚而不得已出於世者其盡分盡責各有當然熊魚取舍截有定則所謂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死者出與處何殊觀此來喻所謂盡誠以聽命者盡之要之能以其從來冀廢之心而堅守此一句終始不變則庶乎其不負所學矣

惟吾友勉之以副吾徒之纂望幸甚金河西芹
宮玉堂相與周旋其人游於城中而放懷物表
其初入處多在老莊故中年頗爲詩酒所壞爲
可惜而聞其晩年留意此學近方得見其論學
文字其見識儘精密想其閑中所得如此甚可
嘉尚而遽爲古人聞來悲痛又非尋常之比也
今送其子處慰狀傳致是懇李一齋久聞其名
未知其學之如何今蒙示以論太極相與往復
之說雖亦未暇參詳猶見其大槩幸甚幸甚其
言之得失非區區所及當俟後日獻所疑也但

覺有古人所謂但知有已不知有他人之病此不是小病奈何奈何其一二段文義錯着不足論也惟當先去此病然後可與論此學耳滉僭率之甚竊觀左右鐵一齋病處似一一中的而於自家亦似未免微有此患何耶抑滉亦落在裏許出脫不得故錯認吾友說如此耶當更詳之王元澤是何如人其言出何書是其何義後須明以教我懇祈懇祈餘並俟後

退陶先生自省錄卷之一 終

萬曆十三年乙酉冬羅州牧開刊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今與朋友講究往復其言之出有不得已者已自不勝其愧矣況既言之後有彼不忘而我忘者有彼與我俱忘者斯不但可恥其殆於無忌憚者可懼之甚也間搜故篋于寫書藁之存者置之几間時閱而屢省之於是而不替焉其無藁不錄者可以在其中矣

不然雖盡錄諸書積成卷帙亦何益
哉嘉靖戊午端午後一日退溪老人
識